

聚焦红墙

1956-1989
共和国红镜头



毛泽东专职摄影师镜头下的共和国风云
500张珍贵照片，多幅首度公开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聚焦红墙

1956-1989
共和国红镜头



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47. 进入1966年，杜修贤给周总理拍了一张愁眉远眺的照片。没有想到那年邢台地震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余震引起一截残墙倒塌了，砖头土块就滚落在了总理的脚边。

进入1966年，刚开始大家都没有感觉今年和往年有什么不同。春节过后，周总理到玉泉山休息几天，说是休息只是工作挪了个地方而已。杜修贤在他身边16年，几乎没有看见他有过休息日，就是去外地疗养，也带有视察的任务，有时甚至比在北京还要忙，白天到处跑、找人谈话，晚上回来还要开会，或是看文件。

总理到玉泉山以后，杜修贤的拍摄工作就少了一些。一天早晨，他起床想到外头走走，因为长期的职业习惯，即使在外头散步也喜欢手里抓个照相机，万一遇到有新闻价值的镜头，不是可以顺手拍上几张吗？

杜修贤慢慢沿着石子小路往总理住的小楼走去，转过一个弯儿，就看见周总理一个人站在门前的空地上，迎着初升的朝阳，用手搭了凉棚，好像在看远方什么东西，又好像看不清，费劲地张望，杜修贤顿时被总理带有忧愁和不解的面容震动，他很少见总理有这样的表情，便赶紧上前抓拍了一张，照相机的咔嚓声惊动了总理，总理只是看着杜修贤，奇怪地问：“老杜，你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不多，就多休息一会儿。”

“你刚才看什么呢？”杜修贤还是不能忘记刚才总理那独特的表情。

“你没看见吗？北京上空污染很严重啊！”

杜修贤赶紧也顺着总理指的方向看，越过黄秃秃的山坡和一簇簇干枯的树林，远远看见北京上空灰蒙蒙一片，好像有许多浮云盖在城市的上面。

总理没有再说什么就转身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

后来杜修贤将照片洗出来，感到很不错。人就是很有意思，当拍领袖人物一种表情多了，就想拍出其他效果的照片来，果然，总理这张照片和他以往的照片不同，凝重、忧郁而且显得有些焦虑。没有想到，仅仅隔了两个月，河北邢台地区传来地震的消息；又隔了一个月，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多年以后，杜修贤也十分疑惑，那时总理的

内心是否有所预感，否则他为什么要愁眉紧蹙地远眺，而且视力所及处留给他的却是北京空气污染的景象？

现在再看这张照片，竟然是杜修贤所拍总理的相片中最得意之作，也是许多人最想得到的照片之一。

总理从玉泉山回中南海不久，即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电波迅速传到中南海。其实杜修贤在北京也感受到了地震，身体似乎被人剧烈摇晃，窗户的玻璃哗哗作响，电灯来回晃动……

3月9日，杜修贤随总理急速到北京南苑机场。在那里已经备好了一架直升飞机，他们刚一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

当直升飞机飞临邢台上空时，杜修贤就看见机翼下地震带来的惨象。田地裂缝，一道道深沟里翻出白花花的沙子，房倒屋塌。村庄像一个个碎瓦烂砖堆。

严重的灾情让总理无比揪心，他目不转睛望着下面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舍……他脸色严峻，两道浓眉几乎蹙到了一起。不知为什么，杜修贤又想起了之前拍的那张总理手搭凉棚、愁眉紧锁、远眺前方的照片，难道总理的忧虑灵验了？

飞机在寒风中降落了。总理一下飞机就对赶来的干部群众说：“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接着，就在飞机旁，总理向邢台的地方干部询问地震情况。从杜修贤当时拍下的照片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总理当时的表情：他一脸的忧心和焦虑。群众的灾难就是国家的灾难，看着这一片废墟和凄苦的灾民，忧国忧民的周总理仿佛心都快要碎了。

晚上，周总理没有休息，径自到隆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部署工作。这时大震后的余震还时常发生，指挥部的房屋虽然比较坚固，但在5级以上的余震中还是剧烈晃动，泥土刷刷直落。看到此情景，大家急切地劝阻说：“总理，快离开这里吧！”周总理很镇静，看看墙壁，见余震已经过去了，便说：“没什么，估计不会有大地震，咱们继续谈吧。”就这样，周总理在连绵不断的余震中一直工作到深夜2点。

第二天一早，周总理又起了个大早，他要赶到受灾最重的隆尧县白家寨去慰问群众。杜修贤也连忙提着个相机，起了个大早。昨晚杜修贤是抱



着相机睡的觉。他当时想，在这个时刻相机就是战士手中的武器，绝不能让它有什么闪失，要是掉下个砖头瓦砾有他的身体挡着呢，不会砸伤它。

看见总理的眼圈发黑，面色有些憔悴，杜修贤心头不禁一酸，总理的睡眠时间太少了。本想劝阻一下，但又一想，这时无论是谁、无论说什么也是徒劳的，他们这些跟在后面的工作人员早已熟悉了总理工作、休息的运行规律。



直升飞机在村北的一块空地上降落了。数千名群众早已聚集在这里等候。当总理一下飞机时，就看到了群众眼中的企盼和泪水。就像孩子见到了父母亲，有些群众竟呜呜地哭出了声音，这哭声有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悲哀，更多的是见到总理亲临灾区的激动。

1966年7月，周总理在北京玉泉山上，手搭凉棚忧郁地眺望远方。

这时，群众中有人情不自禁地高呼起口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总理来了，我们就有救了！”没有人布置，没有人带领。这是发自群众内心的呼声。

周总理走到了群众中，同迎上前来的群众握手。一个老大娘挤开人群激动地走上前，扑通一下跪倒在周总理面前，哭着说：“总理，你来了，我们就有救了！”

周总理连忙搀扶起老大娘，说：“大娘，你们遇到了灾难，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有党和政府的帮助，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总理代表党中央要向群众讲话。为了让大家都看到总理、听到总理的讲话，一位解放军战士找来了一个装救灾物资用的空木箱，放在场子上。周总理一只脚登上木箱，试站了一下，觉得很稳，然后另一脚也登上木箱，他用忧心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放开

嗓音，大声喊道：“同志们，乡亲们，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群众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上空。

周总理继续说道：“昨天夜里，我到了隆尧县城，听了地委、县委的汇报，今天又来到这里。这次地震来得突然。你们这个地方是地震的中心。20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和地底下的‘敌人’作斗争。”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要带头抗震救灾。你们组织起来，办法一定会有的。现在已开进解放军2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1万多人，共3万多人，10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你们不是学过《愚公移山》吗？愚公能移山，我们对现在的困难也一定能够战胜。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老年人家里没有人，我们要照顾他们，娃娃没有人带，我们要帮着带，这些都要靠青壮年去做。”

没有扩音设备，周总理全靠自己的嗓子，为了使声音传得更远些，杜修贤站在远处看得出总理使出了全身的气力。讲完话，总理又嘶哑着嗓音带领大家一起呼口号，在场的干部群众都齐声跟着周总理高呼起来。总理的讲话没有讲话稿，没有客套词，没有空话，全是实实在在的内心话，给灾区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周总理讲完话后，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开始走访受灾群众。

强震后的村庄，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一片凄惨。破碎的瓦砾之间，不时还有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年幼的小孩哭喊着寻找自己死去的父母，满脸灰尘的老人在哭喊着自己死去的儿女。这场面让周总理撕心裂肺，平时总理脸上总是红润的，精神焕发。但此时大家看到他脸上铁青无色，流露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

周总理在碎砖烂瓦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走出那些临时搭起的简易窝棚，见了老乡就关切地问候。从一家窝棚出来后，周总理见有个小女孩坐在一截断墙下，想到这断墙随时都有在余震中倒塌的危险，便急忙上前将小女孩抱了起来，深情地问：“小孩，你爸爸妈妈呢？”站在一旁的村干部



周总理不顾余震的危险，几乎走遍了每一个灾民点，他要尽可能地把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灾民心中。（袁汝逊摄）

连忙汇报说：“小孩的父母都没事。”

周总理这时才放心地放下小女孩，嘱咐道：“不要乱跑，不要在墙底下坐着，墙倒下来会砸着你，记住了吗？”小女孩瞪着大眼睛，看着总理，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这时，余震又起，那截残墙轰的一声倒塌了，砖头土块滚落到了周总理的脚边。跟在其后的全体工作人员都为总理捏了一把汗，警卫员立即保护在总理的前后左右，以防万一……

时间接近傍晚，自从下飞机后，周总理没喝一口水，没歇一分钟。天快要黑时，他才乘飞机离开白家寨，返回北京。

不知为什么，这年的老天爷像是发了神经病，似乎与人们玩笑开得还不够，继3月8日地震之后，3月22日下午4时50分左右，邢台地区的宁晋县又连续发生6.7级和7.2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比前一次范围更广，波及90多个县，破坏更大，只是由于有了上一次地震的经验，人们都有

警惕，加之地震又发生在白天，人员伤亡没有前一次那么严重。

一个月之内，连续两次大的地震，这对早已是久旱无雨的邢台人民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村民的情绪迅速低落，有些人简直都要挺不住了。为了安定灾区群众的情绪，周总理不顾疲劳又一次赴邢台、邯郸视察灾情和部署救灾工作。

在视察中，周总理对在场干部群众说：

“地震是个自然灾害，是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呢？不是的。你看，3月8日地震范围小，损失大，3月8日以后，天天有些小震动，22日大家提高了警惕，有了准备，损失就小了。……大家有了防备，房子倒了，伤亡很小。同一件事情，有了准备，就和没有准备不同。”

“救灾主要靠自己，国家也要帮助。麦子返青了，地该种了，干部要带头，党团员要带头，贫下中农要带头，把生产搞好，特别是党的支部，要带头把生产搞好。我过去说过四句话：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把生产搞好了，家园就会建设得更好。你们说对不对？”

这时，在场的干部群众掌声雷动，齐声赞同。

随后，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周总理又一次穿行在残墙断壁、碎砖烂瓦之中，挨家挨户查看灾情。他摸了一摸一位老人的褥子厚实不厚实，又轻轻地掀开被角查看他的伤势，劝慰老人安心养伤。这位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哭着说：“总理啊，是解放军把我救出来的。您整天为我们操劳国家大事，还亲自赶来看我们，这可叫我们怎么报答您哪！”

周总理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的。”

也没有啥招待总理，有一个村民给总理端来了一碗水，碗是那种粗瓷黑碗，水面上落了一层灰。周总理接过碗来，吹了吹，一饮而尽。后来为了纪念总理的这次视察，这只碗被村里的群众一直保留着。



48. 出访南亚三国刘主席显得有些忧郁。代表团一到巴基斯坦就被黑压压的人群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所包围，刘主席忧愁的面容开始有了笑容，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

自从进入1966年，天象确实有点怪，好像在预示着什么。不过，回过头来细细一琢磨，天象与人世还确实有点关系。当华北的两次大地震过后，国内的政治气候也骤然紧张起来，全国上下都有一种感觉，似乎要发生点什么事情。

早在2月2日至20日，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来听说这个座谈会只有几个人参加），4月10日中央就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林彪给中央军委的信中还写道：“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时我们大家只是从字面上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字眼，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提法。谁也没想到也没法想到“文化革命”演绎发展成“全面内战”，把全国推进一片热昏的海洋之中。

接着就是评《海瑞罢官》历史剧。刚开始大家都在文化界里兜圈子，确切地说是在评论《海瑞罢官》历史剧上兜圈子。海瑞功过是非的历史叫大家困惑、迷蒙。干吗要把海瑞拖出来，塞进今天的舞台上？一会儿说海瑞暗指彭德怀，一会儿又说海瑞是指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搞得大家眼花缭乱，人心惶惶。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扩大中国外交活动空间，1966年3月下旬起，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决定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进行友好访问。在随员中除陈毅副总理外，还有四位副部长级官员，阵容强大，新闻记者队伍也很庞大。新华社摄影

记者杜修贤接到通知，要临时将他从总理身边抽出来，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南亚三国。当时孟庆彪是刘少奇主席的专职摄影师，由于有事他不能去。虽然杜修贤是第一次跟随刘主席出访，但对南亚三国并不陌生，前几年曾跟着总理去过。

带着困惑、带着不安也带着雨后天晴的希望，在刘主席、陈毅的率领下，中国代表团登上了西去的专机。

机场上，除毛主席外，中央的高层领导人都来了，欢送刘主席、陈毅副总理外长出国访问。

一同出访的有刘主席的夫人王光美，陈毅的夫人张茜。两位夫人在中南海里甚为令人瞩目，是两位出色的女性。王光美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和高雅。张茜则机敏、俏丽并且坚强，这在以后艰难的岁月里得以证实。

1966年春，王光美还在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四清”。为了不影响她的工作，刘少奇提出这次王光美就不要陪同出访了。早在3月1日，刘少奇给王光美写过一封信，其中讲了关于出国的事，他说：“3月下旬，我可能要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访问。我想这一次你可以不必同我去了。女同志出国，比较地更麻烦一些。……你不去比较好。”就是在这封信里，刘主席还有这样一段话：“关于在‘四清’中是否要有一段清政治，既有不同意见，可以按各人意见去做，看结果如何。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做。”这段话竟然和1978年全国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结论如出一辙。

王光美将不陪同刘少奇一起出访的事情让陈毅知道了，结果陈毅坚持要王光美去。他的理由是，上次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中国访问，是王光美参加接待和陪同的，这次王后已经表示要亲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陈毅说，如果王光美这次不去，从外交礼节上说不过去。就这样，外交部正式通知王光美回京，准备出访。

的确，夫人随同访问不仅合乎世界上通行的外交礼仪，还为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增添了浓浓的人情味，给人一种幽雅和温馨的感觉。加上王光美爱穿旗袍，更加衬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和丰韵。



就在刘少奇出访专机在北京机场跑道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可能根本无法想象，由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开掘成的一条政治暗流正奔腾涌动跃跃欲试着破土而出，而刘少奇很快就要被这条可怕的政治暗流彻底吞没……

因是第一次随刘主席出访，杜修贤心里没底。上飞机后他迟疑几次想到前舱为他拍摄几张工作照。又一想，他的专职摄影记者可能已拍了不少这样的照片，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后的出访——刘少奇在乌鲁木齐机场（1966年3月）

刘主席在大家眼里是一位严肃、认真、沉默的首长。这次出访他却很忧郁，这个一时叫杜修贤琢磨不透的印象是在他走向陈毅的后舱时偶然生成的。

“哗……”刘主席拉开布帘，从前舱走了出来，大家坐的位子正好和他对着，看见他用疲倦的目光看了大家一眼，还和外交部的几个司长点了点头。这目光里有种叫人不安的忧郁，他一句话也没说，快步走向后舱，杜修贤不由伸出身子追随他的背影，他跨进后舱又扭过身子，厚厚的布帘在他手间拉拢合并，他高大的身躯和斑白的发顶随之消逝了。这不过是个非常普通的动作，可杜修贤心里老是觉得不是滋味，出访初登机的愉快心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飞机里，嗡嗡作响的发动机声和气流压力的不适愈发使人疲惫，昏昏欲睡。不知不觉杜修贤竟睡着了。突然，他被身后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惊醒，刘主席拉开布帘从后舱走了出来。他还是心事重重的，一进前舱，又拉上了帘子。杜修贤想为他拍照的念头又一次被打消。

杜修贤看见陈老总的后舱帘子没拉上，他宽大的身躯仰依着椅背，眯



1966年3月，刘少奇主席出访南亚三国，途经乌鲁木齐参观新疆工业展览。

着眼似睡非睡的，面前的小桌上横七竖八地摊了一堆文件和报纸。杜修贤知道老总不爱坐飞机，搞不好还晕机呢！晕机只是一起一降时难过，现在飞机已飞平稳了，可老总好像不开心。

以前他可不是这样子，在访问途中，只要不是在工作，他总是想法子和工作人员一道开心。有时一起下棋，打桥牌。下着下着，打着打着……大家就忘了身份，碰到老总输了就起哄，伸手跟他要烟，不是好烟还不答应。直到陈老总把空衣兜翻出来给大家看，这才罢休。

专机引擎轰鸣，在碧蓝的空中单调地飞了3个多小时，下午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一般情况，中央领导人出国访问，飞机都要降落在边疆城市加油、补充给养。

边城还没有卷进政治风云中，显得宁静、清幽。城市处处都飘散着羊肉串的香味，就连代表团晚上住的宾馆里也有这香味。

第二天上午，刘主席、陈毅一同去参观新疆工业展览。走进大厅，这时杜修贤发现刘主席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中华”烟，犹豫了一会儿，看看四周是油亮的木质地板，就把烟这么一直夹着，直到从展厅出来才点燃。

整个参观过程，他很少问话，但看得很仔细。他能在每一件展品、每一份说明书前逗留十来分钟，几乎是弓着身子贴着玻璃吃力地阅读。见他这样专注凝神，杜修贤不由地举起相机，抓住了他神情凝思、目光深沉的一瞬间。

看完展览，刘主席又和自治区的领导座谈。会上，刘主席思路非常敏捷，谈吐沉稳。一头银发给他有涵养的气度增添了威严，让人感到有种说



不清的非凡魅力。毋庸置疑，刘主席在行使国家主席的职权和使命。

下午代表团又来到了机场准备继续飞行。

专机孤零零地停在空旷的机场跑道上，四周是青草零星的寂静戈壁，刘主席等领导人由欢送的人群簇拥着走向飞机，依照惯例，杜修贤拍摄了刘主席、陈毅同自治区领导人握手告别的镜头，正想登机……怎么？刘主席突然转过身，退着步子朝欢送的人们挥手，杜修贤连忙驻足，将镜头对准刘主席，镜头里出现了他依依惜别的忧愁面容，刘主席的这种神情令杜修贤有些惊讶，虽然以前他也拍过刘主席的照片，他严肃，话语不多，但镜头里的他总是充满睿智和自信。后来杜修贤才知道，这正是他当时真实感情的流露。不过，没有想到的是，快门的开启竟是他最后的出访！

代表团到巴基斯坦已是下午。如果这次不是目睹，所有人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迎宾的汽车刚跑到街道上，立即被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围住了，黑压压的人群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鼓掌声，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汽车仿佛被这沸腾狂欢的场面搞懵了，突然熄火窝在那儿不动了。人还在不断地围拢……这时听到尖锐的哨声，人群开始朝街道的两边移动，



1966年3月26日，刘主席一行乘专机到达拉瓦尔品第，应邀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图为：在机场上欢迎者向刘主席献花环。

为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汽车闪出行车道。有的人不甘落后，不住地朝前挤，立即遭到警察的严厉阻止。

车子开动了，群众又蜂拥着跟随车后涌向代表团的住处……车子几乎是被数万名的群众抬担架似的抬到国宾馆门口。杜修贤看见刘主席那忧愁的面容开始有了笑容，他和陈毅脖子上都套着巨大的彩色花环，频频向欢呼的群众招手。



1966年3月，刘主席参观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时，在听取新首都建设情况介绍。左二为阿尤布·汗总统。

3月28日，刘主席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兴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历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国客人在这里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

当刘主席等乘车从拉合尔机场去省督府时，受到了近100万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一路上，欢迎的人群密密麻麻，汇成一片人海。在道路两旁的树上、房屋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满了人。人们挥舞着旗帜、彩带，做出种种欢迎的表示。

车队开出后不久，两旁的欢迎队伍突然失去了控制。拥挤的人群冲破警察的警戒线，兴奋地站在马路中央高呼欢迎口号，争睹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无数工人、学生、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天真的儿童都争着把手伸进汽车窗口，同中国客人握手。整条马路被挤得水泄不通，刘主席一行的车队一再被热情的群众阻住。通过这条5英里长的道路，车队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这个过程中要数最忙的就是杜修贤了，他忙得满头大汗，只恨自己的快门不快、双腿不长，跑不过来也拍不过来这些令人热血沸腾的画面。



晚上，西巴基斯坦省省督为刘少奇主席的来访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开始前，宾主在客厅里愉快地交谈。双方不约而同地谈论着白天拉合尔人民自发的欢迎情景，都对这种令人难忘的盛情赞叹不已。

宴会上，刘主席举杯为英雄的拉合尔人民、为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祝酒。他再次热情地说：“今天拉合尔人民群众给了我们极其热烈的欢迎。街道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的景象。这生动地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

鲜花、笑容、欢歌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友好访问的路途上，杜修贤也早已把头脑中的那一段阴霾和疑问融化得干干净净。

这次刘少奇率领的访问团出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三个国家，



1966年3月28日，西巴基斯坦省省督马利克·阿密尔·穆罕默德·汗在拉合尔省督府举行宴会招待刘少奇和夫人。



1966年3月29日，拉合尔市政委员会在拉合尔夏利马尔公园举行欢迎大会，欢迎刘主席一行。图为：刘主席向欢迎群众致意。



1966年3月30日，刘主席在拉合尔西巴基斯坦省督府的花园里种了一棵芒果树。图为：种完树后，宾主一起热烈交谈。

其中返回国内两次。4月19日那天访问团终于结束了出访三国的任务，大家挥手告别美丽古老的仰光飞回了祖国，但是飞机没有直接飞回北京，而是降落在西南边城昆明，因为访问团在此要作一次短暂的休整，刘少奇和陈毅还想借此视察一下地方工作情况。

专机降落在西南边城——昆明时，杜修贤才体会到祖国的空气最清新，祖国的大地最坚实。

大家都舒坦地平展身躯，美美地睡了一觉。昨晚总理又来电话，说北京没什么事，要陈老总陪刘主席在春城休息几天。杜修贤也可以放心地好好地睡上一觉。明天不会有什么活动。

可是一觉才睡醒，倦意还未退尽。门砰地被推开了，秘书通知杜修贤立刻回北京。



1966年4月15日，刘主席到达东巴基斯坦进行访问。图为：在机场上刘主席受到阿尤布·汗总统和东巴基斯坦省省督阿卜杜勒·穆莱姆·汗的欢迎。



1966年4月6日，刘主席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陪同下，访问阿富汗赫拉特市，受到当地官员和群众的热列欢迎。图为：刘主席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他奇怪地问：“昨晚不是说总理叫休息几天吗？怎么？”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刚才才接到的通知，要刘主席去杭州开会。你们回北京。”

杜修贤赶紧收拾摄影器材，卫生间里的放大箱和冲洗箱都打开了，连药水都配好了，以为刘主席要在昆明视察几天，这些东西就会派上用场。

自3月26日出访以来，刘主席离开北京已近一个月。在昆明，他向北京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周总理转毛泽东主席，报告已圆满结束对友邦的访问回到昆明，提出要去西双版纳看看，那里有十几万名知识青年在开垦橡胶园，并请示主席回京后可否安排一次见面以汇报出访情况；另一封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向中央请假一星期去西双版纳等地调查研究、慰问知青。

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就悄悄地私下打听……后来才知道，就在刘主席离开北京这段时间，中央出了两件大事：一是“揪出”了彭、罗、陆、杨，他们都是刘主席的左臂右膀；二是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全班人马大多数是极“左”路线下的新秀。

就在代表团出访在外时，国内政治风雨更加狂烈，彭真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终于在4月10日被中央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彻底否定。这就意味着前一段时间的学术讨论冲破了文化的范畴，终于进入了政治领域之中，一场大风雨、